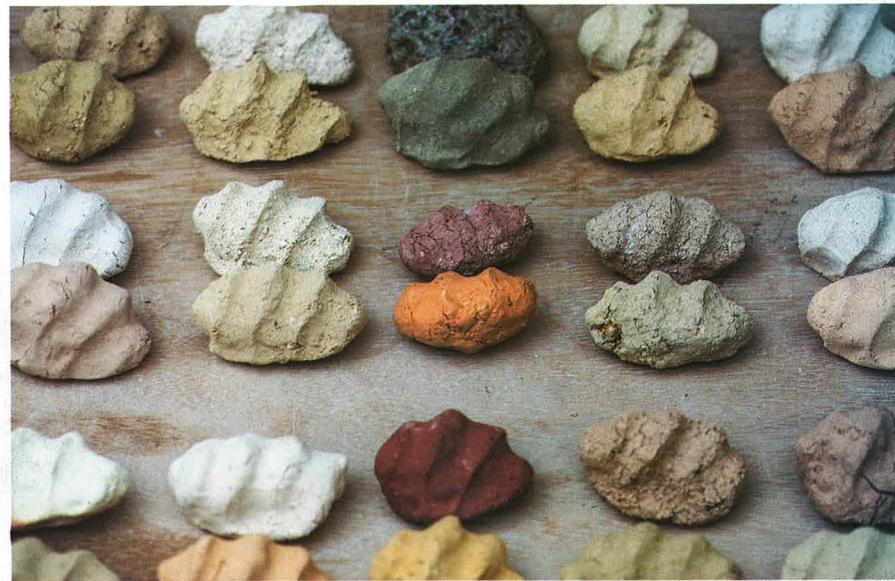




觀察塔門牛群的行跡後，姚俊樺將牛腳印製作成倒模，作品名稱為《追蹤》。



陶泥上的牛隻剪影，是姚俊樺拍下牛隻的活動形態後製作而成。



姚俊樺在練習毅行者期間收集40幾塊泥土，泥的顏色有深有淺，作品名稱為《麥·泥》。

藝術家的泥土

文人用文字書寫自然，「文字」卻始終是人造的，我們只能隔着「文字」去感受自然；然而藝術家所使用的媒介卻多得很，甚至直接從自然中借用素材。大自然本是一個寶庫，人類只是從中索取，還是亦有回饋？藝術家姚俊樺經常在山野間收集泥土，燒成陶泥，用藝術去記錄大自然的變化，再將作品置回大自然之中。

撰文：潘浩欣 攝影：黃寶瑩、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姚俊樺是一名高高瘦瘦的90後，因為熱愛行山，顯得一身古銅色肌膚，朋友笑他手長腳長，更替他取了個花名——「馬騮」。「當時我還是中學生，朋友想參加毅行者的山活動，於是找我作練習拍檔。我走到大帽山，發現不同部分的大帽山顏色不一，有紅、有橙，有的更是粉紅色的。」雖然姚俊樺在中學時期只是讀過短短的藝術課，還未認真接觸陶瓷，但他已經喜歡用雙腿和肉眼去觀察自然的變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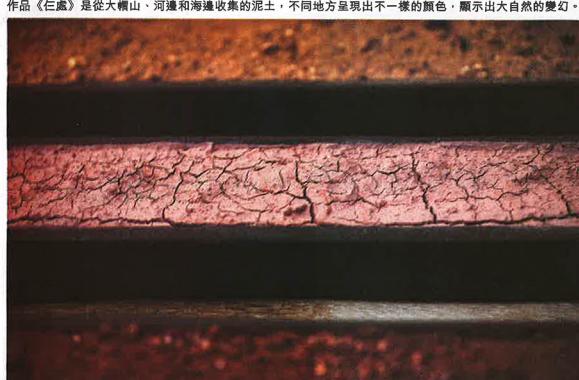
不同顏色泥土 顯大自然之多變

今年他終於完成藝術文學士的課程，主修陶瓷的他在創作畢業作品時，重回舊地，在大帽山頂收集粉紅色泥土，又到河邊收集深啡色泥土，最後到海邊收集淺黃色的泥，燒製成《仁處》的作品。「我喜歡注視不同地方的泥土，在製作這個作品時，我嘗試收集大自然不同的地貌。」姚俊樺笑說。

陶瓷藝術家大多從美術店內購買陶泥，在製造作品前，已決定泥的質地和成分，因而控制燒製後的陶瓷顏色與形態。但姚俊樺卻喜歡用混有沙石的天然泥土來創作，由於天然泥土成分並非雜質，於是燒製後有時會變形，「這是河邊的泥，你看，它還在活動中，膨脹令軟載的瓷器裂了！」姚俊樺仔細觀察瓷器，又指出上面的裂痕，臉上沒有一點灰心，反而樂於接受作品的缺陷美。收集三個地方的泥土後，他進一步將採集的計劃擴展開去。他曾參與毅行者的山活動，在48小時內完成100公里的路程，賽事期間難有時間收集泥土，於是她練習行走不同路段時，低頭拾起泥土，緊握在掌心，讓泥土固定成拳頭般的形狀。當他完成一段兩小時的路段後，身上已背有10公斤的泥。

「很多人行山喜歡看風景，我行山喜歡接觸地下的小動物和泥土，腦中會有疑問：為什麼山頂的泥土是紅色，山腳位置的泥土是黃色？」

作品《仁處》是從大帽山、河邊和海邊收集的泥土，不同地方呈現出不一樣的顏色，顯示出大自然的變幻。



「書寫」自然的藝術



姚俊樺

生於香港，2016年畢業於香港藝術學院藝術高級文憑及與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藝術文學士課程，主修陶藝。創作概念來自他與大自然間的故事與經歷。作品中呈現本地泥土的元素和特質，當中亦包括一些被遺棄的陶泥。曾獲香港藝術學院藝術高級文憑畢業展最佳作品獎，亦參與過多個聯展，如2013年香港當代陶藝協會二十周年展覽「1+1」。



(上) 在陶泥上塗上深顏色，讓燒製出來的陶瓷更有質感和紋理。

(下) 姚俊樺將40多塊陶泥放在工作台，並笑說泥土形狀好像曲奇餅。



姚俊樺手中握着一塊硬的陶泥，捏了一捏，接着說：「我用手去接觸泥土，緊握一下，是一個連繫大自然的動作。」他笑說，有行山人士把他當生態調查員。最後，這位「生態調查員」一共收集了40多塊陶泥，陶泥顏色多變，有深淺不同的黃、橙、紅、啡，質感有粗有幼，製成了作品《麥·泥》。

觀察牛行痕迹 用泥作記錄

位於赤門海峽吐露港之北的塔門，曾到訪過的朋友必定記得那裏牛群進食的景象——每到黃昏時分，牛群總會走到高地上吃草和曬太陽。

「你知道塔門為什麼會有很多牛？

由於塔門以前很多耕田，這些牛是種田的農夫遺留下來的。」姚俊樺多次到塔門進行山地營養，不但認識當地的歷史和地理面貌，亦曾跟蹤牛群的動向。「我很好奇，想知道牛會到什麼地方去，於是便跟着牛群。牠們下午會到樹下遮蔭乘涼，黃昏曬曬太陽，之後沿小路回到農林木林，晚上涼一點的時候，便在高地上睡覺。」幾頭牛伏在高地上，與營養者一同觀賞星星，一起欣賞大自然的平靜。

姚俊樺在跟蹤牛群的同時也一邊拍下照片。在第一次考察過程前，他預先準備好石膏粉、水和10平方米圓形的木框架，走入牛群行走的路徑後，再將水混在石膏粉中，倒入牛的腳印中，用木框架鞏固泥土，過了幾分鐘後便製成牛腳印的倒模。為了仔細記錄塔門牛群聚集點，他將塔門地圖製成格網坐標，又將倒模牛腳印放在相關的坐標上，製成後稱《追蹤》。姚俊樺笑言自己並不是每次都能倒出「成功、漂亮」的倒模，有時泥土鬆散，令石膏水混澆在模上；有時泥土太硬，從泥裏拿出來時，倒模已經裂了。他認為倒模不一定是方形才算完整，「失敗的倒模」中能創作出既取不一的圖案，讓科學化的格網坐標帶來不規則的美。

從自然中來 回到自然中去

從事陶泥創作近5年，姚俊樺一直鍾愛以陶泥和自然物料創作。畢業後，他在香港藝術學院擔任陶室技術員，負責清理陶室，協助同學燒製陶瓷。每當看見同學專心燒製陶器後卻捨棄陶器，或在學期完結後丟棄未用完的陶泥，他會感到痛心，不明白同學為何捨棄好材料，於是便想起被遺棄的硬陶泥進行創作。

「每一塊陶泥都是一個生命，我利用這些被遺棄的陶泥來創作，希望創造新生命。」於是收集了來自大自然的天然物料，如動物骨頭、貝殼、枯木，將它們放入這些被我敲碎的陶泥當中。」貝殼的紋理印在陶泥上，讓粗糙的陶泥變成一顆化石，附上另類的天然印記。有時，他會在陶泥上加入玻璃，將暗淡的泥變得亮麗，如果不仔細檢閱，還以為是水晶呢。

姚俊樺將不同材料混入陶瓷的創作過程中，擴闊一般人對陶瓷的想像。陶瓷一直被視為傳統技藝，或應用藝術（Applied Arts），難以在當代藝術中創出新意。姚俊樺嘗試在陶瓷中加入不同元素，又以藝術用作大自然的記錄，作品概念新穎之餘，亦有心

思。他甚至將作品放回大自然，讓大自然和行山人士有機會與藝術共處，通過藝術去與大自然對話。「這是一個交換，我在大自然中取泥創作，我都想將燒好的泥放回大自然。」他又解釋：「不同質地的陶泥在自然中產生各樣的反應。由於素燒的溫度較低，於是燒出來的陶泥密度較低，會吸收大自然中的水分，放在自然裏會長出青苔；而釉燒的溫度較高，因此燒出來的陶泥密度較高，質地如石頭般堅硬，當他放置該陶泥在山上後，泥石受風雨或海水的撞擊而磨蝕，泥石變得光滑。」

他將大小不一的陶泥放在大石邊或行山路徑旁，行山人士會否知道那是藝術作品？姚俊樺笑道：「他們大多覺得很有趣，會停下來拍照，摸摸陶泥的質地。」有時，他們不知道那是我的作品，看過後便會丟到別處。不要緊，創作後，我希望有人會去看，同時我也想用作品與大自然對話。」要欣賞藝術，不一定走入畫廊，看被人標誌成「藝術」的藝術品；有時，放鬆心情，在山徑旁、在海邊，隨意拾起不起眼的亮麗岩石，亦可感受「人與大自然」合作的藝術。◎



《追蹤》的製作過程，是將水混合石膏粉後，倒入牛的腳印中，再用木框架鞏固泥土。

《少年與山》姚俊樺陶瓷作品展覽

地點：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5樓 523室 Unit Gallery

日期：10月22日至11月20日

查詢：9453 1626